



初中时代的两次春游

□ 王斌

在家乡雅安市草坝镇草坝中学读书时，有两次春游是我至今都难以忘记的。

1987年，我还在草坝中学上初一，学校组织春游，全班同学一致选择去周公山。

春游那天天气晴朗，我们乘坐渡船过了青衣江。到了上午九点过，可山区公路上依然东一团西一团地弥漫着浓雾，活像电影里的仙境。上周公山的路我们走了一个多小时，山路就弯进了大片大片的刺桫竹林中。而我们几个腿脚快的男同学把班上其他同学远远地甩在身后，率先上到了前面的竹林中。越往山顶走，山路两旁的竹林也越茂密。我和简林海、王忠、简银瓶四个人正兴致勃勃地往山上爬，“咯咯、咯咯、咯咯”，山路旁的竹林里传来一阵叫声。“是野鸡”，简林海马上大声地叫了起来。话刚说完，一只受到惊吓、拖着长尾巴的野鸡便从我们身旁的竹林里“扑楞楞”地飞出来，贴着竹梢飞了几转，便飞往远处去了。“有公就有母”，简林海和他爸一起上山打过猎，他说：“肯定还有母野鸡。”我们拨开刺桫竹丛，果然看到一只母野鸡正慌慌张张地往竹林里钻。野鸡窝里，六七个比鸡蛋稍小的野鸡蛋赫然出现在了我们的眼前，让我们惊喜了好一阵。

待到全班同学都爬上山顶时，已接近中等一点钟了。在周公山的山顶有个仅剩坛底的庙宇祭坛（后来才知道这个庙宇叫铁瓦寺），周围全是荒地。上了山顶，大家正在捡柴烧火准备野餐时，不知谁突然大声叫了一声，“你们快过来看啊！”于是大家都跑到山顶北面的陡坡边往山下看，但见半山腰云雾缭绕，山下的青衣江水弯弯曲曲地从上游流下来，绕着山脚，又弯弯曲曲地往下游流去。而青衣江对岸就是草坝镇，此时，在我们眼里，镇上的房屋、街道、田地，全都静卧在那里，像一个个或方或圆的玩具模型。站在陡坡上看着望着，一阵凉爽的山风迎面吹过来，顿时，我心中升腾起“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豪迈气概。

那次爬周公山春游，对我来说，最有纪念意义的当属我、简林海、王忠、简银瓶四个好朋友和班主任郑德全老师在坛底前的合影留念了。照片上，在那个破败的坛底前，我们四个好朋友亲密无间地簇拥在郑老师身后，一个个脸上都笑得十分开心。

1989年，我在草坝中学上初三时，初中时代的最后一次春游，全班同学选择了荣经县的云峰寺。

云峰寺在荣经县城外的云峰山上。这是一座始建于唐、赐额于宋、兵毁于元、修复于明、续修于清的千年古寺。历史上有不少名人在此留下了踪迹。张大千就曾在寺内吟诗作画，为这座千年古刹增添了厚重的人文色彩。

那次春游由我们的班主任张承业老师带队，全班同学包了一辆客车直达荣经。那天也是天气晴朗，从雅安到荣经，一路上都是暖暖的阳光。进入云峰寺，宏大的庙宇建筑、张挂在禅房内的名人字画，都令我们大开眼界，可最吸引我们的还是寺内外的桢楠、银杏、古杉这些已生长了上千年的珍稀古树。大家在寺内外参观游览，在亭外道旁，随处可见参天古树。一棵棵古树树冠如盖，荫翳蔽日。同学们都是第一次到云峰寺，一个个感叹不已。

云峰寺的古树以桢楠居多，树干小则要五六人合抱，大则需七八人才能合抱。听说寺内那棵最大的“桢楠王”树龄已有1700多岁，这更让我们吃惊不已。

那天，全班同学在云峰寺参观了一整天，观赏了一天的古树。那天，我在寺内见到了一副对联的上联——十余里入山不深每登堂参拜顿觉红尘隔断。小小年龄，对其含义模棱两可，只觉深奥美好，难以忘怀。

学生时代的两次春游，那么美好，那么难忘！

家有一对双胞胎儿子

□ 兰祖全

入夜，一岁半的小儿子从邻室奔来，拉我衣襟道：“爸爸妈妈水我。”我马上破译了这段密码：爸爸，妈妈，请打水洗我，我该睡觉了——我心中很得意，此子颇能抓住关键问题，造句亦有古风。

小儿子比大儿子晚一刻钟来到这个世界。二子均大眼小嘴，胖乎乎的，十分漂亮。外人根本无法区分谁大谁小，家人也时时弄混。但只需说：“大双举手。”大儿子便会高举白藕般的小手，以示区别。

入冬，一觉醒来，窗外一片银白世界。四川少雪，便抱二子到阳台观赏雪景。大儿子面对漫天飞雪茫然惊诧，叹道：“下灰了。”小儿子则纠正：“下盐了。”秋风起时，大儿子迎风纳凉，大叫：“好多风啊。”小儿子郑重地点头：“那们(么)多风。”

早餐的鸡蛋，只煮两枚，大儿子好强，总要选大的，小儿子争不赢，便自我安慰：“我让哥吃大蛋。”或言：“我喜欢小蛋。”

走路，大儿子定要走前面，小儿子超前，便被强行拽住，若不归位，两兄弟便会扭成一团，你拧我耳朵，我抓你脸蛋，哭声震天。分开二人后问大儿子：“为啥不让弟弟走前面？”

大儿子满有理由：“我先生。”或言：“我是哥哥。”

他们还是婴儿时，共眠一床。不料，外婆目力不济，手持奶瓶，竟不知谁喝了。夜半啼哭，此唱彼合，全家不宁。由此决定分床，一个随

外婆，一个随妈妈。二子均愿投入妈妈怀抱，相持不下，无奈妈妈只有一个。

兄弟俩酷爱平等，衣帽一色一式，分糖一人一粒，喂饭一人一匙，玩具一人一件。若不均，便会闹“革命”，拿起电子手枪威胁我妻道：“打妈妈。”

近来，二子绕室奔跑，或毁烟缸，或毁杯盘。一问谁在闹，哥哥说是弟弟，弟弟说是哥哥，相互推脱。一日，妻惶然告我：“小双坏家伙，明明他要吃糖，自己不说，却去启发大双，‘哥哥，你吃不吃糖？’”我忍不住大笑，此子了得，已知用计也。

一天，小儿子玩积木玩得正痴之时，忽然高叫一声：“爸爸，我要扇耙耙。”边叫边跑向厕所，突然大哭道，“扇出来了。”解开秋裤，臭气袭人。妻为其换完新裤后，还是气得打了几下屁股，小儿子哀声动地。听见哭声，大儿子跑来拉住妻的衣襟求情道：“妈妈莫打弟弟。”听之令人感动。

妻洗澡，二子便趴在浴室门下的百叶窗偷看，嘻嘻哈哈，乐不可支。妻大声呼救：“快来打哟！”对此，我颇不以为然，高卧藤椅中，恬然品茶，其乐陶陶——好奇之心人皆有之，由他去吧。

路人羡慕，谓我与妻福气好，我们便谦虑一番：“好啥子哟，麻烦死了。”嘴上虽然这样说，心里却像灌了蜂蜜一样甜。我们不慕富贵人家，只愿安享天伦之乐。

爱上双遗马拉松

□ 杨桃

“拜水都江堰，问道青城山。”都江堰市因为拥有这两大世界文化遗产而闻名于世，在都江堰市举办的一年一度的双遗马拉松赛事也因此声名远扬。

记得2018年，一次偶然的机，我从都江堰出发，第一次参加马拉松比赛，虽然只是半程马拉松，却从此爱上了跑步，养成了跑步的习惯，再也停不下来。

因为同事帮忙报名，又没有参赛经验，直到领取参赛包时才想起还有比赛之事，不得不“临时抱佛脚”，草草地在操场上热了身。凭着在操场上跑了几圈的准备就敢毅然上场去挑战马拉松——我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

2018年3月18日，当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到达起点时，赛道上早已人头攒动，排在指定区域的我们毫不起眼。现场锣鼓喧天、人声鼎沸，主持人激昂地介绍着都江堰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和双遗马拉松的举办历史，无人机在头顶上空盘旋。

随着一声枪响，选手们如开闸的潮水喷涌而出。赛前，向有跑马经验的人取经时得知了一些比赛秘笈：经过计时地毯的时候一定要反复去感应、喝水时小口喝打湿口腔即可、全程均衡发力、可以跟一队配速相当的医护跑者同跑、一旦抽筋就找志愿者喷云南白药……然而，随着现场跑者们风一般地飞起来，完全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也一鼓作气地跟着飞奔，赛道两侧的围观加油群众与团体更是振奋人心，有唱歌加油的，有击鼓鼓劲的，民间腰鼓队、企事业单位人员，甚至还有小朋友，都在为参赛选手们呐喊助威，陌生人也会为你拚命鼓掌——霎时，你感觉自己不是一个跑者，而是一名英雄！

刚开始的两三公里还算顺畅，在人群中你追我赶。接下来，便有些力不从心了，不得不放

慢了脚步，甚至走了起来。看到身旁一个个身影闪过，内心被无数次碾压，刚想加速追赶，脚却不停使唤。在人群中行走，总有些格格不入，连自己都鄙视自己。赛场上形形色色的跑者总让人再次鼓起勇气：有些60多岁的大爷在坚持跑步，虽然步履不算轻快；有“家搭子”的上场父子兵；有靠双手前行的“轮椅跑者”；甚至还有盲人跑者……看到他们的坚持和勇气，仿佛注入了一剂强心针，让我不由得加快了步伐。

沿途除了有“孙悟空”“熊猫”等身着奇装异服的选手，还有都江堰、青城山的自然景观陪伴。将赛道贯穿融入景区真是明智之举，让选手们在跑步过程中既领略了世界文化遗产的魅力，又向世界进行了推广宣传。一些外地跑者在桥上拍照，想跟李冰父子留下的水利工程同框；在通往青城山方向的陡坡赛道上，有些外国友人有些“水土不服”；更多的选手则在油菜花的“夹道欢迎”中享受大自然的清新花香。

我一路走走停停、一路起起落落，上坡下坡。赛程过半后离终点越来越近，10公里……8公里……2公里，这次终于吃到了“疏于锻炼的苦”，小腿也开始抽筋，即便喷了云南白药，刚一抬脚也立马抽筋，只好一瘸一拐地往终点挪步，而心里是那么微弱无助。终于，终于到达了终点——当工作人员把沉甸甸的熊猫奖牌挂到我脖子上的那一刻，人生第一次半程马拉松画上了句号。赛事结束，从此养成了跑步的习惯，爱上了双遗马拉松。

后来，虽然一起跑步的朋友中有的退出了，但我依然保持着跑马拉松的热情，特别是成都一年一度的双遗马拉松赛事总能勾起自己第一次“跑马”时的激动之情，还有抽筋时狼狈不堪的回忆。往事历历在目，此时油菜花开得正艳，在阳春三月的春风里，我和跑友们又将与双遗马拉松重逢，续写“跑马”故事。